

黑暗的左手

在宇宙尽头的陌生人身上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

【美】厄休拉·勒古恩 著

陶雪蕾 译

THE LEFT HAND
OF DARKNESS

URSULA K. LE GUIN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黑暗的左手

【美】厄休拉·勒古恩 著

陶雪蕾 译

THE LEFT HAND
OF DARKNESS
URSULA K. LE GUI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暗的左手 / (美) 厄休拉·勒古恩著; 陶雪蕾译
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1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9122-5

I. ①黑… II. ①厄… ②陶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7595号

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

by Ursula K. Le Guin

Copyright © 1969 by Ursula K. Le Guin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1976 by Ursula K. Le Gui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6-4770

黑暗的左手

作者: [美]厄休拉·勒古恩

译者: 陶雪蕾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责任编辑: 夏应鹏

特邀编辑: 任俊芳 邹景岚 姚红成

责任校对: 绳刚 曹振民

封面设计: 肖雯 李子琪 刘倩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40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1.5印张

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122-5

定价: 4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黑暗的左手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THE LEFT HAND
OF DARKNESS



9 787300 115517

目 录

- 第一章 埃尔亨朗的庆典 / 001
- 第二章 冰雪腹地 / 025
- 第三章 疯狂的国王 / 033
- 第四章 第十九天 / 051
- 第五章 驯服直觉 / 057
- 第六章 奔向欧格瑞恩 / 085
- 第七章 性问题 / 105
- 第八章 去往欧格瑞恩 / 117
- 第九章 叛徒伊斯特拉凡 / 145
- 第十章 米什诺里的对话 / 153

第十一章 伊斯特拉凡的独白 / 175

第十二章 关于时间和黑暗 / 191

第十三章 押往志愿农场 / 197

第十四章 逃 亡 / 219

第十五章 去往冰原 / 237

第十六章 穿越火山 / 261

第十七章 欧格瑞恩创世纪神话 / 281

第十八章 穿越冰原 / 287

第十九章 回 家 / 313

第二十章 傻瓜的使命 / 339

附 录 / 358

第一章

埃尔亨朗的庆典

格森星-01-01101-934-2号即时传递档案抄本——首位驻海恩星系93号轨道格森星或冬星机动使金利·艾发往奥鲁尔固定站的报告，爱库曼纪年1490年—1497年。资料来源：海恩星球档案馆。

我打算以讲故事的方式陈述报告，因为在我的故乡，从小别人就教我，事实其实是想象的产物。事实能否取信于人，取决于讲述的方式：这就像我们那儿海里出产的一种奇特的有机珠宝，佩戴在这位女士身上光彩夺目，到另外一位女士身上则会变得暗淡无光，最后化为尘土。事实并不比珍珠更可靠、更连贯、更完整、更真实，两者同样脆弱易感。

这个故事并不全是关于我的，讲述者也不止我一个。事实上，到底这是关于谁的故事，我自己也说不好；兴许，你的判断会更准确。不过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假使有些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，讲述了另外一种事实，你大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取舍；不过，所有这些事实都同样真实，都从属于同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故事得从1491年的第四十四天说起，这个时间相当于冬星卡亥德王国的图瓦月奥德哈尔哈哈德日，也就是元年春天第三个月的第二十二天。这里的每一年都叫作元年，而过去未来那些年代的称呼则会在每个元日发生变化，因为人们是以不变的现在为基础往后或者往前数的。这么着，我现在是在卡亥德王国的首都埃尔亨朗，时间是元年的春天。我已经陷于生命危险之中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

我走在一支游行队伍当中，紧跟在戈斯瓦乐手后头，身后就是国王。天上下着雨。

这是一座风暴肆虐的石头城，乌云笼罩着阴森的城堡，雨点洒落在幽深的街道。阴暗的城市中，一条金色的脉管正在缓缓地蜿蜒流动。

最先出场的是埃尔亨朗城的商人、权贵和工匠。他们衣着华丽，表情热切而又沉着，在雨中悠然漫步，如鱼得水。他们一列一列地走过，步调却并不一致。这支游行队伍里没有士兵，连假扮的士兵都没有。

他们之后是来自卡亥德王国各个领地及联合领地的领主、市长及代表。这部分人要么单独一人，要么五人、四十五人或是四百人一组，形成了一支色彩斑斓的庞大队列，伴着金属喇叭、中空骨木管吹奏的乐声，以及电子长笛那单调纯净的轻快曲调向行进。各个领地式样各异的旗帜，以及装点沿途的黄色三角旗被雨水淋得稀里哗啦一团糟，每组人风格各异的音乐也在彼此冲撞。各式各样的曲调混杂交织，在幽深的石头街道上回荡。

这之后是一群变戏法的人，手里拿着一个个锃亮的金球。他们

把金球高高抛起，划出一道道闪亮的弧线，接住之后又继续往上抛，幻化出一道道闪亮的魔术喷泉。突然间，就跟他们真的抓住了光线似的，金球闪出玻璃般的耀眼光芒；太阳钻出了云层。

接下来是四十名演奏戈斯瓦的白衣男子。戈斯瓦是只有在国王出席的场合才会演奏的乐器，它的声音可笑而阴郁，就像有人在低吼。四十支戈斯瓦一齐奏出的声响足以把人震疯，把埃尔亨朗的城堡震倒，也足以震落大风天云层里的最后一滴雨水。既然这就是皇室的庆典音乐，毫无疑问，卡亥德王国的历任国王就是一帮疯子。

再接下来就是皇家队列了：警卫、本城及皇宫的达官显贵、众议员、参议员、大臣、大使、王国的贵族，他们没有排成整齐的队列，步调也不一致，走路的姿态却高贵异常。阿加文十五世也在其中，他身着白色束腰外套、衬衣和马裤，金黄色皮绑腿和黄色尖顶帽。一枚黄金戒指是他全身上下唯一一样饰物，也是他地位的象征。这支队列之后就是御辇，由八名壮汉抬着，上头草草点缀着一些黄宝石。御辇是远古时期的象征性遗物，几百年来，并没有哪个国王乘坐过。御辇旁边是八名护卫，身上都佩带着“劫掠枪”。这些枪支来自更为蛮荒的年代，里头却也不是空的，装填着许多软铁做的小珠。国王后头跟着死神，死神后头跟着技校生、大学生和各行各业学徒。再有就是王室成员，那是一长溜的小孩子和年轻人，穿着白红金绿各色衣服；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后，是几辆缓缓行驶着的深色汽车。

即将竣工的盖特河拱桥附近有一座新近用木材搭成的平台，皇家队列的人——我也走在其中——都聚集到了台上。此次游行就是

这座拱桥的落成庆典，拱桥的落成则标志着埃尔亨朗新公路及内河港工程的全面竣工。这项大工程耗时五年，疏浚了河道，修建了房屋和道路，阿加文十五世因之可以在卡亥德王国名垂青史。我们挤挤挨挨地站在平台上，身上的衣服又湿又重。雨已经停了，太阳照在我们身上。冬日的阳光明亮又灿烂，同时也变幻不定。我对站在自己左边的那个人说道：“好热啊，真是太热了。”

站在我左边的那个人——一个身材矮胖、皮肤黝黑的卡亥德人，顶着一头油腻的头发。他穿着一件厚重的金绿色相间的皮外套和一件厚重的白色衬衣，还有一条厚重的马裤。他脖子上挂着一条沉重的银链子，链环有手掌那么宽——一边拼命地出着汗，一边答道：“是很热。”

我们拥挤在平台上，周围是市民们一张张仰起的脸庞，就像整整一河滩圆圆的褐色鹅卵石。鹅卵石中间闪着云母的光芒，那是几千双专注的眼睛。

国王踩着一块原木踏板从平台走到拱桥的顶部，拱桥尚未合龙的两根方柱俯瞰着人群、码头和河流。在他往上爬的时候，人群骚动起来，开始不停地大叫：“阿加文！”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人们也没指望他会有回应。戈斯瓦乐手们奏出了最后一记声若雷鸣、极不和谐的巨响，随后就停了下来。全场一片沉寂，阳光照射着城市、河流、人群和国王。下方的泥瓦匠已经事先启动了一个电动绞盘。国王走向高处的时候，拱桥的拱顶石也被高高地吊了起来，随后被安放在了两根方柱之间的缺口中。虽然这块大石重达数吨，安放时却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两根方柱合而为一，一道拱桥

就此造就。一名泥瓦匠拿着泥刀和木桶，站在脚手架上等候国王；其他工人全部顺着绳梯滑了下去，活像一群跳蚤。国王和那名泥瓦匠跪倒在踏板上，跪倒在太阳与河水之间的高处。接着，国王拿过泥铲，开始往楔石的接缝处抹灰泥。他不是简单地摆摆样子就把泥铲还给泥瓦匠，而是有条不紊地干了起来。他用的灰泥带一点点桃红色，跟其他地方抹的灰泥颜色不同。我看着国王辛勤劳作了五到十分钟，然后问左边那个人：“你们的拱顶石上抹的都是红色灰泥吗？”我这样问是因为，在河的上游高耸着一座美丽的老桥，那座老桥的拱顶石周围也是同样颜色的灰泥。

那个男人——我得交代一下那人是男的，因为前面我都说过“他”和“他的”了——一边擦着黝黑额头上的汗水，一边答道：“远古时期，拱顶石都是用骨头粉和血混合而成的灰泥来固定的，是人的骨头和血。你知道，没有了这种血脉的联结，拱桥就会塌。现在我们用的是动物的血。”

他就这样不时地跟我说着话，很坦率，不过还是很小心、爱说反话，似乎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意识：我是从一个外星人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判断的。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，因为他来自如此与世隔绝的一个种族，又是如此位高权重。在这个国家里，他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；我不是很确定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称谓——元老、首相、议员——哪个最适合描述他的职务；他的卡亥德语头衔意思是“国王的耳朵”。他是一个领地的领主，也是这个王国的贵族，总之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他名叫西勒姆·哈斯·雷姆·伊阿·伊斯特拉凡。

国王似乎已经干完活了，我不由得一阵欢欣雀跃；可他却沿着拱顶下方那蛛网般的踏板走到拱顶石的另外一边——拱顶石当然是有两个边的——接着又忙活了起来。在卡亥德王国，着急是没有用处的。卡亥德人当然谈不上冷静，但非常执着、非常顽固，也非得抹好接缝的灰泥。瑟斯大堤上的人群心满意足地看着国王忙活，我却觉得很烦躁、很热。以前我从没有在冬星觉得热过，以后也不会。总而言之，我没有心思去欣赏眼前的盛况。我穿的这身适用于冰原世纪的衣服，可不适合在太阳底下站着。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——机织植物纤维、人造纤维、皮毛、皮革——组成了一套抵御严寒的厚重盔甲，盔甲里头的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晒蔫的萝卜叶子。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我转头去看聚集在平台周围的人群和其他游行队列。那些领地和部落的旗帜在阳光下纹丝不动，色彩鲜明。我没话找话地问伊斯特拉凡这个是什么旗、那个又是什么旗。现场一共有好几百面旗帜，有些旗帜还属于佩灵风暴边界和科尔姆大陆等偏远地区的那些领地、家族以及部落。不过对于我问到的那些，他都能如数家珍，一一道上名来。

“我本人就来自科尔姆大陆。”当我赞美他的博学时，他说，“毕竟，了解各个领地就是我的使命所在。它们都是卡亥德王国的属地。统治这片土地就是统治这些领主，只不过这个目标从未得到实现罢了。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？卡亥德并非一个国家，而只是一个内讧不断的家庭！”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，而且怀疑这是伊斯特拉凡自己杜撰出来的，这句话明显带有他的印记。

这时，另一位科尤雷米成员奋力挤过人群，来到伊斯特拉凡身

边，跟他交谈起来——科尤雷米相当于卡亥德王国的上议院，伊斯特拉凡是该机构的领袖。来人是国王的堂弟佩米尔·哈吉·雷姆·伊阿·泰博。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低，姿态略显傲慢，还不时笑一笑。伊斯特拉凡不住地往下淌汗，像阳光底下的一块冰，而他的反应也像冰一样圆滑冷静。他大声回应着泰博的喃喃低语，语气中带着一种随意的优雅，相形之下，对方简直就像个傻瓜。我一边看着国王抹灰泥一边听着他俩的谈话，不过除了两人彼此间的敌意，什么也没听出来。不管怎样，这事儿跟我无关，我只是对这些人的行为举止很感兴趣。这些人以古老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国家，掌管着另外两千万人的命运。在爱库曼人手中，权力已经成了一样极其微妙复杂的东西，只有头脑精妙的人才能看出其中的端倪；而在这里，其微妙程度还很有限，一切还都相当明了。比如伊斯特拉凡，他认为一个人的权力就是其自身存在的外延；他做的任何手势都不会没有意义，他说的每句话也都会有人听从。他知道这一点，而这样的意识又使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显得真实，让他拥有一种存在的分量、一种实在感和一种人性的光辉。成功就这样接踵而来。我不信任伊斯特拉凡，他做事情的动机永远是含混不清的；我不喜欢他，但能感觉到他的威严并做出相应的回应，一如面对阳光的暖意。

在我想着这个的时候，现实世界中的太阳却被重新聚拢的云层盖住了。很快上游就下起了一阵暴雨，敲打着大堤上的人群，天空也阴暗了下来。国王走下踏板时，最后一道闪电一晃而过，映出了他白色的身形和大拱桥的轮廓，在风暴肆虐、阴霾满布的南方天空衬托之下显得益发鲜明。乌云四合，一阵冷风在港口—皇宫大街上

呼啸而过，河流变成一片黑暗，大堤上的树木瑟瑟发抖。游行就此结束。半个时辰后，雪下了起来。

国王的汽车开上了港口—皇宫大街，人群开始散去，就像在缓慢潮水中翻滚的一块鹅卵石。伊斯特拉凡又一次转过头，对我说：“今天可否共进晚餐，艾先生？”我接受了他的邀请，心中的惊奇多过喜悦。过去六到八个月，伊斯特拉凡帮了我很多忙，但我没有料到，也没有指望他会这么好心请我去他家。哈吉·雷姆·伊阿·泰博跟我们的距离还是很近，能听到我们的谈话，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在故意偷听。我被他这种女里女气、鬼鬼祟祟的做派弄得很不爽，于是走下平台，稍稍蜷缩起身子，散漫地走着，好让自己混迹在人群中。我比普通的格森人高不了多少，不过身处人群中时，区别就显而易见了。看啊，就是那个人，那个特使。当然那本来就是职责的一部分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部分职责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轻松。我越来越渴望自己能隐姓埋名，能跟其他人没有两样。我热切地盼望着，自己能变得跟其他人一样。

顺着酒厂街走过两个街区之后，我拐到一旁，向自己的住处走去，身边的人群已经逐渐散去，突然，我看到泰博就走在我的身边。

“一次完美的典礼。”国王的堂弟微笑着冲我说。他虽然并不是很年长，黄色的面庞上却已布满了细密的皱纹。说话间，他那长而洁净的黄色牙齿忽隐忽现。

“预示着新港口的兴旺发达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。”更多牙齿露了出来。

“安放拱顶石的仪式给人印象最深。”

“是的。那种仪式是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。不过，伊斯特拉凡勋爵肯定已经跟您说过这些了吧。”

“伊斯特拉凡勋爵的确非常热情。”我尽量用了平淡的语气，但事与愿违，我跟泰博说的每句话似乎都语含双关。

“哦，他是非常热情。”泰博说，“众所周知，伊斯特拉凡勋爵对待外来的人尤其友善。”他又笑了笑，现在每一颗牙齿似乎都含有深意，有双重、多重，甚至三十二种含义。

“像我这样怪异的外来人也没几个的，泰博勋爵。别人的好意我都感怀于心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感恩是一种高贵、稀有的情感，诗人们对其赞誉备至。在埃尔亨朗更是稀有异常，毫无疑问，因为它是不可行的。我们现在身处一个艰苦的年代、一个不知感恩的年代。跟我们祖父祖母的时代已经不同了，是吧？”

“我无法置评，先生，不过我在其他星球上也听到过类似的哀叹。”

泰博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想看看我是否已经疯了，然后又露出了那些长长的黄色牙齿。

“啊，是的！是的！我都忘了，你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。当然，你是不会忘记这个事实的。不过毫无疑问，如果可以忘掉这一点，你现在在埃尔亨朗的日子就可以更沉稳、更简单、更安全了，嗯？是的！我的车就在这里，我让他们在这里等着。我原本想开车送你回公岛，不过请你谅解，我必须先行一步了，因为我得马上赶去皇宫。俗话说，小人物就得按时到场，嗯？就是这样！”国王的